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八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海岱惟青州

王制曰凡海内之地九州州方千里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此亦據大數言之未必九州之間每一州之地方千里無贏縮多寡於其間也如淮海惟

揚州入淮至海葢不啻千里以揚州而言之則於千里為有餘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自濟距河自海距岱皆不及千里以兖青而言之則於千里為不足以是知凡謂九州之方千里者未可以為定數也夫九州之地既方千里而禹之分疆定界則不使每州皆有千里之界三三而九以合於九州方三千里之數而使多寡贏縮不同者葢禹之别九州本以高山大川為凖既必取高山大川則難以限於千里之地

然而以九州之長短廣狹相輔而言之則亦可以見九州州之方千里也管仲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室不可定以矩萬物之不齊東北據海西北據岱唐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觀禹以高山大川定九州之經界歷萬世而下雖有變更移

易而禹之所奠者皆可考也如青州曰海岱徐州曰海岱及淮其封疆之地既各有所係矣至於爾雅不言青州者是青并於徐也周官職方氏不言徐州者是徐并於青也或并於此或并於彼而禹貢青徐之地係夫海岱及淮者蓋不可得而知也職方氏序青州則曰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雖以山澤川浸定此九州之所在至於疆界之所至則惟指其所向之方而曰正東曰青州後世

欲求職方氏青州之所在亦無所考據矣以是知地
理之書自職方氏而下皆不如禹貢之善也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嵎夷即堯典所載羲仲所宅之地也漢孔氏以謂用
功少曰略王氏曰為之封畛也曽氏推廣王氏之意
以謂嵎夷既略者言地接於夷不為之封畛則有猾
夏之變以既略為封域其説比於先儒為優先儒以
謂用功少曰略則必加用功二字於其下然後方成

文義也禹貢之九州如兾揚之島夷此州之嵎夷萊夷梁州之和夷徐州之淮夷皆是此數州之境界於要荒之地故有蠻獠之民雜處於其地如後世蠻洞羈縻州郡是也此禹貢序治水之績與夫貢篚之屬則併及之以見其地平天成之功斯無衆寡無内外莫不受其賜也先儒以嵎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為狄名惟以島夷為狄名而其謂水名地名者則皆不謂之夷狄之地是不然如春秋之時諸

侯之國亦莫不有夷狄種類在其境内如揚拒泉臯陸渾之戎在伊洛之間羌戎臯洛氏在晉絳之間此類多矣安得指為地名水名而不為夷狄之地哉濰淄其道寀地理志云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其道者既復其故道也此州雖近海然而不當衆流之所衝葢河濟之下流則兖州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漢之下流則揚州受之故此州施功惟

濰淄二水順其道以入海則其功畢矣蓋此州之功比於餘州為最省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之土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濵之土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也可煮以為鹽者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齊管仲輕重魚鹽之權以富齊蓋因此廣斥之地也厥田惟上下田第三

也厥賦中上賦第四也厥貢鹽絺鹽即廣斥之地所出也絺細葛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若蠯蠃蜄之類是也惟錯先儒以連於海物之下謂惟錯非一種此說不然夫既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又何須加惟錯二字於其下予竊謂此鹽絺海物惟錯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木既別是一物則此錯字亦應別是一物蓋如豫州所謂錫貢磬錯是治玉之石也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凡九州之貢從言於厥貢之下者是其一州之所出皆可以充此貢也或其州之所出者有至美之物則必指言其所出之地以别之若此州岱畎絲枲鈆松怪石徐州之嶧陽孤桐泗濵浮磬荆州之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是也畎谷也謂岱山之畎出此絲枲鈆松怪石之五物比於他處為最美故以為貢也觀禹之制貢所以垂法於後世非服食器用之物不以

為貢也絲枲鈆松皆是適用之物無可疑者至於怪
石則誠有可疑竊意當是時制禮作樂資以為器用
之飾於義有必不可闕者非是欲此無益之物以充
遊玩之好也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人夫器與
俎本皆適用之物惟其漆之雕之有以起後世奢侈
之漸此所以諫者不止也其使制度之間有可已而
不已則諫者疑愈衆矣舜禹必不為也

萊夷作牧

顔師古曰萊夷者萊山之夷狄也案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左氏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刼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此萊夷之為夷狄也無疑矣先儒但以為地名非也作牧者可以放牧也蓋夷人以畜牧為業以射獵為娛故從其俗而言之

厥篚檿絲

蘇氏曰萊夷作牧然後有此故言厥篚於作牧之下

考其文勢以萊夷作牧一句間於貢篚之間義或然也檿絲說者不同孔氏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蘇氏曰爾雅檿桑山桑也惟東萊有此絲以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璽陳博士曰檿絲出於桑絲不可織使萊夷貢其所無用之物則其受之為無傷也此數說不同據經文但言厥篚檿絲諸說皆以意度之不可指一說為定也

浮于汶達于濟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至西南入濟即下文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於帝都當浮于汶以達于濟然後由于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者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界也葢其北境之接於青則以岱南境之接於揚則以淮也禹貢冀州不言疆境以餘州之所至而考

之則知冀州在於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蓋此篇所載也理最為有法其辭不費該括無遺非特冀州為然冀州之外八州亦有其山川之所至不言於逐州之間而見於他州者夫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之所至今其所載但及其山川之二境則是其所不載者亦互見於鄰州之間如荆及衡陽惟荆州及其南北之二境而不及其東西此則在夫讀之者以九州之境界而參考之然後可以參知其四面之所至

故兗青揚荆豫梁雍皆為載其二面之疆界而此實不費辭也至於徐州則載三面之所至與諸州異者此又其辭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嫌於青州若言淮海則嫌於揚州故必曰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别其為徐州之界然徐州雖言三面所至而其四境猶互見他州案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是徐州之西境而水之所經也雖不言濟而濟在徐州東葢可得而考非其長於記述豈能若是乎禹貢一書所以為萬世地理

家之成說也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即下文導淮自桐柏以下是也蓋其發原在於荆州至於揚州之閒其流始大而能泛濫以為患尤在於徐故此言之案地理志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伾入泗然徐州之水以沂名之者多矣酈道元曰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雲門曾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者即此水也又武水出泰山武陽

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黄孤山亦曰小沂水許慎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是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此所謂沂葢指葢縣所出之水入泗之沂下文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葢沂入于泗泗入于淮其原委相注故併與二水而言之其乂者言此二水者皆已治也蒙羽地理志曰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即論語所謂先王以為東蒙主是也詩曰奄有龜蒙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言此二

山已可種樹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者爾雅十藪曰魯有大野蓋此州藪澤之所在也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距野縣北鉅野大野也既豬水所停曰豬大野之澤往前泛濫今則豬水而為澤也東平郡地蓋東原也底平謂致功而地平已可耕曾氏曰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則是水之流止與地之險易無所不見矣蓋淮沂其

又是水之流也大野既豬是水之止也蒙羽其藝是地之險也東原底平是地之平也流者止者險者平者無所不載則此州洪水之平蓋可見矣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此州之土色而别之則赤性而别之則有墳埴之二種曾氏曰周禮有摶埴之工老子埏埴以為器惟土之膩故可摶可埏也墳者土膏脉起也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徐州之地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

不得遂茂為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至於進長叢生故可書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厥田惟上中田第二也厥賦中中賦第五也厥貢惟土五色韓詩外傳曰天子之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黒其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蓋天子之建社必用五色之土而徐州之土備此五色故使貢之也前言赤埴

墳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赤色者最多青黄白黒僅有之而已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

夏翟孤桐浮磬雖徐州所貢非謂徐州所産皆可充此貢也然其所産必有至美之地所謂羽畎嶧陽泗濵皆其所産至美之地也羽即蒙羽其藝之羽羽畎羽山之畎猶云岱畎也夏翟雉也周禮天官夏采鄭氏注曰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

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蒙而用之又染人秋染夏鄭氏注云染夏者染五色也以是知夏翟者雉之具五色者也周官司常云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故孔氏以為夏翟羽中旌旄之飾然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矣不但旌旄也嶧陽者嶧山之南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陽即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孤桐者特生之桐可以中琴瑟也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為

良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陸農師曰梧桐性便濕地不生於岡引毛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則是梧桐生於山之陽最為難得其孤生者又其難得之物也泗濵者泗水之旁也浮磬者謂石之浮於水上者可以為磬也唐孔氏曰石生水旁水中見石似石於水上浮焉周希聖曰浮過也與名浮於實之浮同雖泗濵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為磬據此二説其意蓋謂石非浮物故

從而為此辭要之不必須浮於水上然後謂之浮磬之為器必聚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矣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曾氏曰成磬而後貢之

淮夷蠙珠暨魚

漢孔氏以淮夷二水名唐孔氏云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同此說鄭氏謂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當從鄭氏之說案

詩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則是淮夷不得為水名也
蠙珠者蠙即蚌之別名謂淮上之夷民當此洪水既
平之後獻此蠙珠及魚之二物亦如詩所謂來獻其
琛是也

厥篚玄纖縞

漢孔氏云玄黒繒縞白繒纎細也此說不如顔師古
之說曰玄黒繒也纎細繒也縞鮮支也即今之生素
言獻黒細繒及鮮支也曾氏之說尤為詳明曾氏曰

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衮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齋也以之為冠人冠之以為首服者也先儒以黑經白緯為纖纖縞皆去凶即吉之服縞亦為燕服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則知纖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服也記又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縞又所以為燕服徐州之篚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為玄縞為二物以纖為細悮矣此說又盡

浮于淮泗達于河

蓋言泛舟于淮泗以達于帝都也淮泗達于河之道二孔皆無說蘇氏考據歷代事迹以證此言最為詳備蓋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為起於隋時故蘇氏辯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頴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泗會于

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耳意其疏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里餘閒不可必知然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河

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之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揚州之界南抵於海則是後世閩廣數十州之地皆在於禹貢之分域矣盆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蓋以此五千里之地分為五服也自甸服至於綏服每面

一千五百里二面相距為三千里此九州之内也綏服之外每方一千里以是要荒之服在九州之外也葢禹五服以三千里之内外為華夷之辨也然而以揚州考之誠有可疑禹貢甸服在王畿之内王畿南距于河自河至江一千里則侯服綏服之數已盡矣自江而南猶是揚州之界則要服荒服宜在九州之内然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則要荒之服又不得在九州之内此説求之於經齟齬

不合當闕之以俟知者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彭蠡縣東葢是江漢會處下文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則彭蠡之澤葢是江漢所會之處其延袤甚廣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即此澤也既豬者水既豬積於此不復汎濫以為民害也

陽鳥攸居

漢孔氏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是也冬月來居此澤曾氏云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鴈是也冬日至而日北及春而鴈北向夏日至而日南及秋而鴈南向鴈之所居隨日所在故曰陽鳥陸農師舉揚子雲法言能往能來者朱鳥之謂也鴈一名朱鳥燕一名玄鳥玄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考數說則陽鳥之謂鴈明矣陽鳥攸居謂鴻

鴈來居於彭蠡之澤也諸儒之說皆同而竊有疑於此觀此篇所序治水之詳見於九州之下或山或澤或川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豬下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皆是地名而獨於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非惟文勢之不相稱然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鴈之南翔乃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豈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之地名取諸鳥獸之名如虎牢犬邱之類多矣左氏昭公二十年公

如死鳥杜元凱釋曰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鴈在陳留雍邱縣漢北邊有鴈門人皆以鴈之所居為名陽鳥意亦類此意鴈之南翔所居地名故取以為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亦無所考雖實疑其如此然亦未敢以為必然也

三江既入

漢孔氏云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唐孔氏曰江從彭

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蘇氏破其說以謂安國未甞南游桊經文以意度之耳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此說為是而蘇氏之說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以予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會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匯于彭蠡以入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

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
蠡則三江為一至於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
然而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中者以味别也蘇氏
葢據其所見今之江流自彭蠡而下但有一江故以
禹貢之中江北江為以味别鄭漁仲曰水之入水緩
者數步猛者不跬步間渾合而為一豈得漢水自大
别與江合流至九江猶能辨得此是漢水邪以是知
蘇氏味别之説為未可從據經言東為北江東為中

江則是禹之時彭蠡之下有此二江也必矣蘇氏徒見今之江流合而為一遂為味別之說蓋孔氏未嘗南遊也故蔽於所不見惟順經文以為之說蘇氏親見江水故蔽於所見遷就經文而為之說一則蔽於所見一則蔽於所不見其失一也蘇氏之說雖失然而以三江為有中江南江北江則其說可從蓋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猶既有南河西河必有東河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

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耳蓋以此說為三江雖未見南江原委之所注而於經文猶有所本如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為言非禹之舊迹也酈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潮泛濫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蓋禹之舊迹其下流歷年浸久為所漂没者隨世變更不可復考三江之說雖以經考之知

其必有南江然而不可指定其處如蘇氏之說也

震澤底定

逐州所序治水之曲折皆是列序其一州之水於其下非必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岍及岐導弱水而下也而先儒乃有此蔽如兖州言雷夏既澤然而考其原委之所注灉沮實未嘗會於雷夏三江實未嘗入於震澤也然而經言三江既入而震澤底定者蘇氏曰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

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之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此說是也韋昭注國語云太湖即五湖也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方圓五百里諸儒之語多與此同蓋太湖五湖震澤具區其名雖異其實一也而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則具區五湖又似不可合而為一唐孔氏以謂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亦順經文而為之說亦未必有所據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郭璞云竹之别名竹之小者為篠竹之大者為簜揚州有竹箭之利故當洪水既平之後竹之小大者皆得敷布而生也厥草惟夭者小長曰夭喬高也究徐揚三州皆言草木究之繇條徐之漸包揚之夭喬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變其文耳雖王介甫之喜鑿亦不能曲而為之説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孔氏曰塗泥水泉濕也顏師古云洳濕也蓋東南之地最為卑濕故也近世說者曰西北士大夫魏晉以前無有患脚氣重腿者江左以來故多有此以江左卑濕故也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者揚州之田比於九州最為下品如賦出第七雜出於第六也顏師古曰錯出諸品既云上錯則是有所定而云非錯出諸品也田最為下品而其賦乃出於第七或出於第六者人工修也秦少游云今之所謂沃壤者莫如

吳越閩蜀一畝所入比他州輙數倍彼吳越閩蜀者古揚州梁州地也案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此二州之田在九等之中等為最下而以九州沃壤稱者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漑之功至也夫以第九第七之田培糞灌漑之功至尚能倍他州之所入而况其上之數等乎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三品者金銀銅也鄭氏謂銅三色者非也瑤琨篠簜

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賛玉爵内宰之職后祼獻則賛瑤爵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也此說是也琨案說文石之美者似玉則琨次於瑤蓋可見矣篠竹之小者可以為箭簜曾氏曰案儀禮樂人宿縣簜在建鼓之間說者以簜為笙簫之屬郭璞云竹闊節曰簜惟其闊節則其材中至於笙簫矣齒革羽毛惟木者左氏傳曰鳥

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蓋齒革羽毛皆是鳥獸之肉可以供器用之飾者孔氏以齒為象牙革為犀皮以羽為鳥羽以毛為旄牛尾亦不必如此拘定也木者蓋木之可以為器用者亦不必指是楩枏豫樟謂凡木之貢皆出於此州也要之楩枏豫樟蓋木之最美者故先儒從而以為言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島夷者南海之島夷也卉服者葛越也唐孔氏云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三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此說是也唐孔氏以島夷皮服為島夷之人自服皮服非所貢也此言卉服亦非所貢此則不如鄭氏之說也鄭氏之說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案此文在於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為島夷之貢卉服者明矣服既為貢則與冀州皮服從而可知也厥篚織貝者孔氏云織者細紵也貝者

水物也唐孔氏云魚有玄貝貽貝餘蚳黄白文餘泉白黄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案荆州云厥篚玄纁璣組璣不圓之珠也古者以珠貝為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矣然而以織為一物貝為一物則織之一字為無所屬經但曰織安知其為細紵乎鄭氏曰貝錦名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此說是也蘇氏曰南海島夷織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亦一

說也而其下文又曰其文斑斕如貝亦以成是貝錦為證然今之吉貝木綿無有所謂斑斕如貝者此說亦未敢從

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小曰橘大曰柚顏師古注漢書志云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貢之錫貢者待上之錫命而後貢非如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之類以充此州每歲之常貢也蘇氏曰橘柚常貢則

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此說為善鄭氏云錫所以柔金此州有錫則貢之或無時則不貢案揚州其利金錫則此州貢錫亦有是理據此文與荊州九江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其文皆間於貢篚之閒若以為貢錫則非事辭之序故當從孔氏之說順流而下曰沿蓋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自淮而入泗然後由淮泗而達于河也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

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黄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葢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為禹迹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為是之迂回也哉案五代閩王審知以楊行密保有江淮每歲遣使者泛海由登萊朝貢於王夫淮之不通則必泛海由登萊然後可以達内治以是推之則

揚州之達於帝都由江入海然後由海入淮泗也是禹之時江不通淮也明矣孟子生於周末去禹之世為未遠而猶誤指當時所見之水以為禹迹自孟子而來至今數千年矣禹之舊迹漫滅者亦已甚矣而世之儒者乃欲以今日所見之水而配合禹貢之書豈不猶膠柱而調瑟者哉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

禹貢有兩荆山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孔氏云在雍州

導嶓冢至于荆山孔氏云在荆州惟此二山皆名荆故班孟堅有二條之說謂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則荆州之荆山也謂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此則雍州之荆山也以此二荆山名相亂蘇氏謂自南條荆山至于衡山之陽為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為豫州者其意葢謂荆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而以地理志考之其實不然此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茍

以荆州為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界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州此說是也蓋荆之與豫亦猶岱之分青徐也荆及衡陽惟荆州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謂南及衡山之陽者蓋以衡為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謂南及衡山之陽然謂北據荆山則不可先儒以謂據者皆跨而越之也若兖州曰東南距濟是越濟而東南也青州曰東北距海是越海而東北也

此州與豫州荆山為界荆山之北則豫州也安得跨而越之哉故謂之北距荆山則可謂之據則不可江漢朝宗于海者江漢二水發源於荆州而其入海葢在於揚州當禹之功未施揚州之下流既未有入海之道而江漢之源發於梁州其勢漂悍迅疾無所發泄而荆州州實被其害故雖源委不在於此州之間然必使江漢朝宗于海然後荆州之民乃免於昬墊之患故於此州言之也據江漢之越荆州而來則必入

於揚州之界自揚州然後注于海今於此州遽言江漢朝宗于海者孟子曰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為壑白圭以鄰國為壑彼禹之治荆州之水欲使荆州之民免於江漢之患而乃決之揚州則是以鄰國為壑矣惟施功也隨導江漢之水於荆州然必使之朝宗于海而揚州之民亦免於昬墊之患此其所謂以四海為壑也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江漢相合以歸於海亦猶諸侯合而見於天子也故曰宗詩曰沔彼流

水朝宗于海亦此意也鄭氏曰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强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則過論也

九江孔殷

孔氏云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東合為大江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據此數說皆

謂江水至是分而為九曾氏則曰不然謂禹貢言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降水蓋洛水降水入于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渭曰過漆沮亦猶是也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焉故謂之會江合于匯謂之會者彭蠡所豬二水別為南江故也江合九江謂之過者辨其源有九則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為九道則經於荊州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為九江不應曰過九江此說

是也曾氏此說既善然謂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以是為九江則附會牽強無所考據不可從也要之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以入于江此則可以意曉也鄭氏曰九江從山谿所出必有所據但以孔殷為甚衆似失其義此雖不言其名與其地據此孔殷當從孔氏之說孔氏云甚得地勢之中也

沱潛既道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頴達云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頴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言古人蓋知之矣梁州荆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

出邪葢此荆州梁州皆云沱潛既道故二孔氏有合流復出之説而蘇氏遂以味别之言為信夫荆之於梁相去遠矣而沱潛之水既合於江漢流數千里而復出猶可以味而别之必無此理以某之所見據爾雅曰水自江出而為沱自漢出而為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荆州者荆之沱潛也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别之説既道者言沱潛之水既復其故道

也

雲土夢作乂

周官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夢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其澤跨江之南北案水經地理志諸書皆云雲夢在華容縣然此澤甚廣隨處得名不但此縣也孔氏謂其澤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畆之地其説未然據經文以土之一字間於雲夢之間若從先儒之說於經文為不順當從王氏之説曰雲之土地見而

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有加功乂之者矣葢雲夢雖總為澤藪之名别而言之則為二澤合而言之以為一澤左傳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昭公三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雲夢為二也王氏云爾者謂此雲夢之二澤勢有高卑雲之澤則土見夢之澤則可以作乂矣然而史記漢地理志又皆作雲夢土果作雲夢土則當從孔氏之說矣此二說難以折衷姑兩存之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土惟塗泥者言此州沮洳卑濕亦與揚州同也厥田惟下中田第八也厥賦上下賦第三也謂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於揚州一等蓋荆州之地農民衆多培糞灌溉之功益至故能以下中之田而出上下之賦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荆州所出之物大抵與揚州同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齒革羽毛惟木而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然而揚州先言金三品而此州先言羽毛齒革揚州先言齒革而此州先言羽毛者孔氏謂以善者為先薛氏謂以多者為先此二說皆通案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齒革則是荆揚之所産不無優劣蓋可見矣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顔師古曰杶木似樗而實漢孔氏曰柏葉松身曰栝

杶栝柏三木名也榦可以為弓榦孔氏以為柘亦不必如是之拘要之凡木可以為弓榦者皆是也胃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勝名也此州曰杶榦栝柏其所貢者止於此而已此說是也礪砥砮丹山海經云荆山之首自景山至於琴鼓之山凡二十有三山而䕶山多礪砥者葢荆州之所出也礪砥皆磨石也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楛矢石砮砮葢石之可以為矢

鏃者也丹唐孔氏以謂丹砂王子雍以謂丹可以為

采此二說皆通

惟箘簵楛

鄭氏曰箘簵箬風也箘簵竹名楛木名顔師古曰皆可以為矢曽氏之說亦然曽氏云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府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所不能過也以此言之則箘簵竹之堅勁者其材中矢之笴楛矢肅慎氏常貢

焉則楛之杪亦中矢之笴葢箘簵楛皆笴之良材也此説與顔師古同而孔氏但以楛為中矢幹其説未盡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漢孔氏曰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箘簵楛出於三邦者尤為有名故也三邦之地經無明文難以考據案考工記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氏注云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

邦之故地與蘇氏曰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此邦之貢不以小大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輕賫致之京師此說不然夫所謂任土作貢者皆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者故使準其本歲所輸之賦而貢於京師若謂當貢之物準其名數易以輕賫致之京師正非作貢之本意也蘇氏以此為底貢厥名之說比先儒為迂鄭氏以厥名下屬包

匭菁茅尤為無義據揚州之貢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荆州之貢羽毛齒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箘簬楛而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是此二州所出之物産大抵中原所資以為兵器之用者晉文公謂楚子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也蓋中原之所出者皆不得如此二州之精良故必資此二州者為用以是觀之荆揚之壤所

恃以富强者頼其有此而已故當天下之勢分為南北之時據荆揚之壤者苟能嚴為封境之備固守其物產之所出不使其波及於中原則以荆揚所出之物為荆揚之用其兵革之堅利豈中原之所能及哉包匭菁茅孔氏以包為一句謂包者橘柚也唐孔氏曰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案左氏傳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則茅之有包自古然也以是知孔氏之說

為未然鄭氏云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謂其包而又匭此說誠是也若以匭為纏結則非矣匭匣也菁茅供祭祀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顏師古云包其茅匭其菁以獻之亦不必如此分別孔氏以菁茅為二物謂菁以為葅茅以縮酒據菁即蔓菁也蔓菁處處有之豈必貢於荊州邪鄭氏以菁茅為一物謂茅之有毛刺者義或然也

厥篚玄纁璣組

鄭氏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黒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黒則為緇玄色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璣者珠不圓也組綬類此三物者皆入於篚筐而貢之

九江納錫大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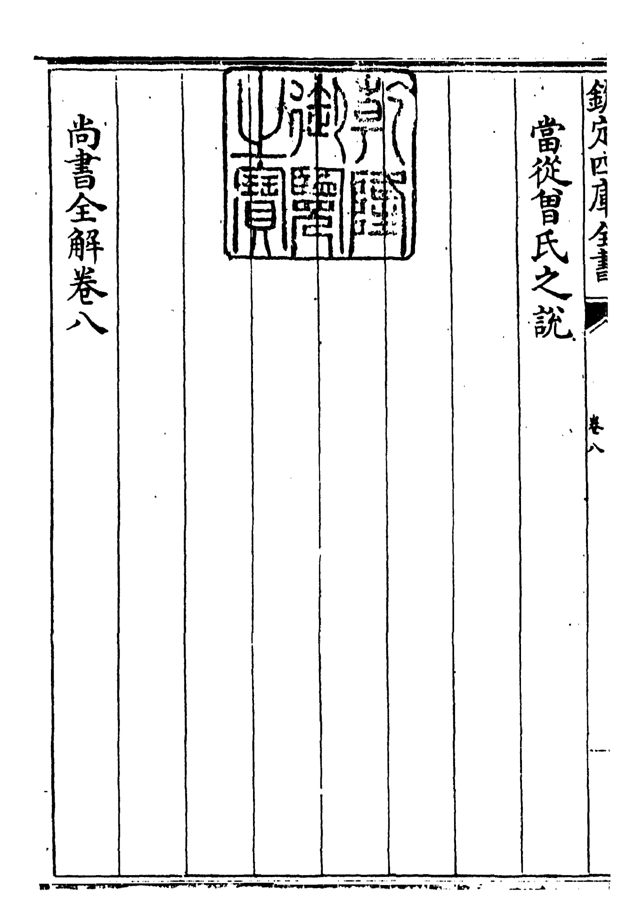
薛氏云大龜國之所守其得不時不可以為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先儒亦以為

錫命乃貢此則何以異於錫貢哉薛説為當太史公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龜岠冉長尺二寸蓋尺二寸然後謂之大龜龜至靈之物也所以決疑定策是國之守龜也惟其為物之靈則不可以求而得不可求而得若責之以為每歲之常貢則其擾甚矣故惟使九江之地有偶而得之若宋王之時豫且得白龜之類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與師錫帝曰禹錫玄圭之錫同意重其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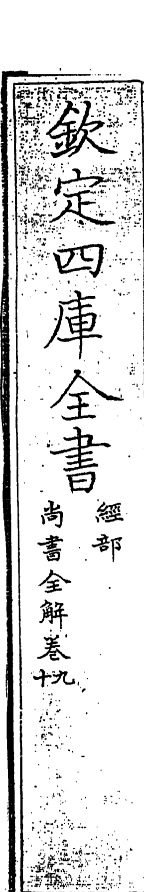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浮于江沱潛漢浮舟於此四水也江沱潛漢其相通之始末不可得而見矣逾于洛至于南河蘇氏曰江無達河之道舍舟行陸以達于洛故曰逾于洛自洛則達于河矣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曾氏以謂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此二說皆相合然而蘇氏謂自江而逾洛曾氏謂自漢而逾洛此蓋為差異然而以文勢考之

當從曾氏之說



尚書全解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王思謡

謄錄監生臣錢儁選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九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荆河惟豫州

此州之界西南至于荆山荆山之南則荆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則冀州也蓋豫在荆之東北冀州之南而以荆河為界以荆河之地而求之則豫州之界

雖歷千載猶可考也如職方氏爾雅皆從正南為豫州是徒載其北境而已載其北境而遺其南境使後世果安所考信哉所以後世地理家之所志惟以禹貢為準如謂信安保定瀛冀深洺磁相西南盡河之地為禹貢冀州之界齊青淄濰密登萊及遼東之地為禹貢青州之界宿泗徐州沂淮陽盡海之地為禹貢徐州之界其他皆然蓋惟禹貢之九州則可以後世州郡如此配合而言之若職方氏爾雅則不可以

若此矣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漢志云伊水出洪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洛水出洪農上洛縣冢嶺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澗水出洪農新安縣鄺道元水經曰伊水出筍渠山洛水出讙舉山瀍水出穀城北山澗水出白石山此數說不同據下流之水分派别道遭歴代陵谷變

遷則容有不同而其源之所自出不容有異如經之所載江水出於岷山漢水出於嶓冢後世言江漢之源未嘗有異說也經文導洛自熊耳與岷山導江嶓冢導漾文勢先後不同則是洛非出熊耳但其導之自熊耳而始爾雅推此四水之源故不必求之諸儒異同之說雖有異同之說不足信矣此言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下文言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澗瀍入于洛而洛入

于河也夫既於下文載導川之次矣而於此州言之者蓋後之所言者欲其脉絡相貫苟不於此言則無以知其在九州之界也惟彼此之相明故禹貢所載山川係於九州之分域者皆可以案其書而覆其地也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則以四水列稱者曽氏曰漢水入于江江入于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四水並流其源則異而水之小大相敵也

滎波既豬

滎波有二說漢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唐孔氏雖謂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不泛溢也據二孔之說則是滎波為一水也周官職方氏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鄭氏云滎是沇水也出于東垣入于河溢為滎今之滎澤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波既豬觀鄭氏之說則是滎波為二水名顔師古曰滎沇水所出今之滎陽波亦

水名一說滎水之波則師古蓋兼存此兩說然以理考之既職方氏豫州川浸有滎波之二名則是鄭氏為有所據但以其波為播則不可據古文書波自作從山從番與嶓冢之嶓同意者鄭氏所傳本訛以波為播故其說如此夫既職方作其浸波溠而今文書又作滎波則是以為波字也無疑矣安得以為播邪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曾氏引以為據謂滎自河溢波自洛出皆有以蓄之此說又善

導菏澤被孟豬

孔氏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闞駰曰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之此說皆是漢孔氏以在胡陵而唐孔氏則據漢地理志謂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案說文曰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而漢志山陽胡陵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雖其字作河然以說文之言考之當是指此澤與漢

孔氏同然漢志於濟隂又云菏澤在定陶縣東又似指此澤而言此二說難以取信今且從孔氏作在山陽胡陵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案古文作菏字而說文並與之同意蓋謂浮于淮泗達于此澤也然禹貢九州之末皆載達于河之道不應於徐州獨指菏澤此當以今文書為證古者盟孟二字通用孟津亦謂之盟津孟豬亦謂之盟豬蓋通字也此經謂之孟豬漢志謂之盟豬職方氏謂之望諸史記謂之明都其

實一也其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近於菏澤菏澤水盛然後覆被孟豬亦猶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也周禮職方氏青州澤藪曰望諸即此澤也蓋職方氏之青州在豫州之正東故得兼有孟豬之澤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無塊曰壤冀州曰白壤雍州曰黃壤此州不言色者蓋其壤之色雜也墳土膏脉起也壚疏也顏師古云土之剛黒者顧氏云玄而疏者謂之壚言高地之土

則曰壤下地之土則曰壚蓋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而言之如青州曰厥土白墳海濵廣斥是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其田則第四其賦則第二又雜出於第一蓋九州之賦言錯者有四如冀州則云厥賦惟上上錯揚州則云厥賦下上上錯豫州則云厥賦錯上中梁州則云厥賦下中三錯蓋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荆所入之賦每得其常數惟此四州實有豐凶之年故其賦雜

出於他等其所出於他等者葢是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為此九等之差也兾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苟兾州有凶荒水旱之歲其歲有所減除則反出於豫州之下則是豫當為第一兾為第二也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苟揚州樂歲田疇墾闢有所豐衍而梁出於第七則揚故出第六矣如是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於第九則與兖州相形必有强弱於其間故揚州厥賦下上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而兖

則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皆彼此相形為高下餘州雖無有錯出者然以意逆志則凶年饑歳必無取盈之理以是知九等之賦葢以九州所出之大數相較而成非是制貢之時有此多寡盈縮之不同也

厥貢漆枲絺紵

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則是漆枲之類此州之所宜也故制以為貢絺葛之精者紵顔師古曰織紵以為布而貢皆不可得而知也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

十有五周官以為征而此則貢之者葢禹之時豫州在於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知兾州所以不言貢之意矣

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諸儒皆以纖纊為細綿然先儒葢有以黒經白緯為纖者則纖纊之為二物亦未可知也治玉石曰錯文曰磬錯治磬之錯也揚子云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葢作器者必頼此以為用也荆

州之礪砥所以治刀也此州之錯所以治玉磬也謂之錫貢錫命而後貢非每歲之常貢也此州之磬錯與揚州之橘柚皆是待上之命而後貢然揚州先言橘柚而後言錫貢此州先言錫貢而後言磬錯者曾氏曰橘柚天所生也磬錯人所為也磬錯必待錫命使貢而後為之故先言錫貢也此說牽强不如施博士之說曰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也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

先此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孔氏謂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謂東據華山之陽者當是跨而越之也此說不然河流導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是河入華山之陰始折

而東也雍州言黑水西河惟雍州黑水之西葢雍州之境梁州不應跨越華山而至于北也曾氏曰梁州雍州之西境皆至黑水惟華山之陰為雍州其陽為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為畿而梁實在雍州之南此說雖是然其謂梁之北雍之南以華為畿則其說未盡據華山在雍梁之東若謂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為畿則得之矣班孟堅曰周改禹徐梁合之於雍青顏師古云省徐州以合青州并梁州以

合雍州蓋職方氏無梁州故班孟堅顏師古以為合於雍然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謂徐合於青無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於雍乎荊州其川江漢據江漢之水發源于梁州由荊而東以入于揚州然後入于海今以江漢為荊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無合於職方氏之荊州乎然而未敢以為必然姑

闕之以俟後學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在漢蜀郡湔道西徼外江水之所從出也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自出也江漢二水發源此州當其泛溢慓悍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為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以種藝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水經曰大河經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以是知灉水既自河出復入于河也以灉觀之則知爾雅所謂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必皆是江漢之水既決出而復入者荆州梁州之界江漢之所經皆有别出復入之水故此二州皆言沱潛當夫江漢之經流既以朝宗于海則其别出而復入者亦皆順其故道故荆梁二州皆有

沱潛既道之文也江漢二水跨歷二州之界緜亘數千里然後入于海經於此州曰岷嶓既藝沱潛既道於荆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於揚州則曰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既以二水原委始終之所經隷於逐州之下矣而於下文又申結之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

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一經一緯互相發明則江漢二水首尾本末皆可得而見矣其文簡其事備非後世地理家之所可及也

蔡蒙旅平

孔氏謂蔡蒙為二山名唐孔氏亦謂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而鄭氏以謂蔡蒙二山皆在漢嘉縣據漢嘉縣即蜀郡青衣縣也順帝時始改為漢嘉縣志青衣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

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祭山曰旅論語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厎績

唐孔氏以和夷為平地之名不以為徼外之夷鄭氏以謂和川夷所居之地鄭氏之說為長曾本鄭氏說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為羈縻州者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為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鎮此即

和夷之故地也厎績者致其功而可以種藝矣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云色青黑而沃壤據孔氏之意蓋以黎字訓黑黎既訓黑而見此州獨不言土之性遂以沃壤二字而足其義據經但言青黎又安得有沃壤之義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既言青黑又以黎為小疏則是黎之一字而有二義矣亦近於孔氏焉顏師古曰黎者色青而細疏比於諸說為勝然以細疏而訓黎字

未知顔師古果何所據爾厥田惟下上者田第七也

厥賦下中三錯者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故

曰三錯曾氏曰梁州山多兖州揚州水多故其賦比

九州為下等或然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此璆字與天球鳴球之字通用蓋玉磬也鏤剛鐵也

可以鏤者鏤為剛鐵則上所謂鐵不必是剛蓋有此

二種也銀貴於鐵此乃先言鐵而後言銀者曾氏云

蜀郡卓氏皆以鐵冶富擬邦君蓋梁州之利尤在鐵故也砮石之可以矢鏃也與荆州所貢礪砥砮丹之砮同磬石磬也上文璆既以為玉磬則此為石磬可知矣徐州之貢泗濵浮磬此州既貢玉磬而豫州又貢磬錯以是觀之則知當時之樂器磬為最重其所以尤重於磬者豈非以其聲尚於角其聲在於清濁小大之間最為難和者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但言擊石拊石而不言金絲竹匏土

革木者惟石聲最為難和故也是以制貢尤詳於此也

熊羆狐狸織皮

漢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唐孔氏以毛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爾據二孔之說則以織皮為一物蘇氏云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則是織皮為二物曾氏亦同於蘇氏之說而其說加詳焉曰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狸之皮製之可

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今當從蘇氏曾氏之說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鄭氏云織皮西戎之國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從此州而來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今其民猶謂阪曲為桓也觀鄭氏之說則是以西傾屬於上織皮之文以桓為非水名酈道元破其說以謂馬融王肅

皆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言無他道也桓水出於西傾山更無别流所導者惟此水耳浮于潛漢而達江沔鄭氏之說殊乖禹貢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沔之文余考校諸書略總緝川流注沿之緒麤陳所由西傾至于葭萌而入于西漢水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遂南歷泗上冘迤邐而接漢沿北入漾此則浮于潛而逾沔矣歷漢川屬於褒水逾褒暨於衙嶺之南漢川合褒水灌於斜川屬於武

功北達於渭水是皆水陸之相親川流之所經復不乖於禹貢入渭之宗實符禹貢亂河之文酈道元此說最為詳備至於蘇氏之說大抵類此而其所援引尤為有據蘇氏曰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東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沔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案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以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

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之時通渭褒為沔也蘇氏此説比於酈道元尤為有據蓋雍州之達于帝都則必自西傾因桓水而來浮潛而逾沔至渭陸行百餘里然後逾渭以亂于河亂者絶流而渡之也蓋自西傾因桓至亂于河皆是此州達于帝都之道而周希哲曰織皮言其服西傾言其

地服織皮之服居西傾之地者必因桓水以通其來往言其織皮西傾亦猶言織皮崑崙析枝渠搜也此亦一說姑兩存之

黑水西河惟雍州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至冀州帝都界於三河之間故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其曰東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言之也濟

河惟兖州此東河也蓋在兾州之東荆河惟豫州此南河也蓋在兾州之南黒水西河惟雍州此西河也蓋在兾州之西雖自兾州而言之有此三河其實一也兾州之西接於雍州以河為境雖兾州之西河然其實雍州之東境也黒水歴雍州梁州之西入于南海此二州皆以黒水為境漢孔氏曰西距黒水東據龍門之河孔氏所謂據乃跨而越之也兾州之與雍州分河之東西不應言據唐孔氏曰計雍之境被荒

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子雍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簡孔氏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此說是也

弱水既西

唐柳子厚曰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雍州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曰黑水此二水皆在塞外當其淫溢泛濫也亦為雍州之害及禹之治水順

其勢而導之塞外一則歸于南海一則歸于流沙然後雍之功可得而施之也夫地之勢西高而東下故水之流也萬折必東然而亦有西流者雖不與衆水俱東亦其勢也東坡潛珍閣銘云悼此江之獨西歎好意之不陳則水之西流者固有之惟弱水之勢利於西流方其禹功未施則東流合於中國衆水而增其患害故禹將治中國水導之於塞外以其利於西也故決之使西以順其勢不使與衆水共為東流所

謂行其無事也曾氏云弱水不能任物其受物皆沈
置舟焉淺則膠深則溺蓋舟楫之害故禹導之使西
則其水不由中國又歸其餘波于流沙所以絶之使
其害不廣夫禹之於弱水所以導之使西者惟因其
勢之不得不西使其勢可以東流而必使之西則是
逆水之性非所謂行其所無事矣曾氏之說在所不
取

涇屬渭汭

涇屬渭汭者葢導渭而并及此數水也下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葢此數水脉絡相通而渭水為大故并于渭而入于河也漢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也葢渭至陽陵而涇水自西北來入之屬及也言涇水至是及於渭也涇水濁渭水清以涇之濁合渭之清同入于河詩所謂涇以渭濁是也汭水北也涇之入渭葢自西北入之故

以汭為言猶所謂東過洛汭也然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曰涇出涇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則是汭又為一名此亦一說今兩存之

漆沮既從

漆沮既從者唐孔氏云詩曰自土沮漆毛傳曰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沮水不知所出至於下文導渭東過漆沮入于河又云地理志

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耳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氏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此二說皆出於唐孔氏而違戾不同案經

云漆沮有二此州曰漆沮既從下文曰東過漆沮其實一也而唐孔氏於前一説則以為即扶風之漆沮合失自土沮漆之文而後文一説則以為漆沮即洛水與自土沮漆者異非扶風縣之漆水也此二説矛盾使學者安所適從以理觀之當從其後説據孔氏於此注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而下文東過漆沮注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是孔氏於二説初無異也詩云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孔氏謂漆沮一

名洛水洛水即漆沮也與東都伊洛別葢孔氏之意以謂豫之洛與雍之洛異葢漆沮之別名也詩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即此漆沮水也與豳地之漆沮異矣葢此漆沮即職方氏雍州所謂其浸渭洛也既從者既從而入于渭也

灃水攸同

地理志云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而張衡上林賦注云灃水出鄠縣南山谷灃水攸同

亦同于渭也蓋渭自鳥鼠導之而東灃水自南而注之漆沮自北而注之然後入河此三水絡脉相連相顧而成之又曰屬曰從曰同者其實一也但變其文耳

荆岐既旅

雍州之地東距龍門之河當夫河流泛濫未折而東而雍州亦被其害及夫禹施功於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矣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則此二山在於

孟門龍門之間實河之所經河既順流而東則是治河之害既載於兾州矣故經序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既西渭合衆水以歸于河則其功畢矣自荆岐既旅而下遂言平地川澤皆已有成績也此荆山即北條之荆山在馮翊懐徳縣南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之荆也此荆既在雍州之界而蘇氏乃指以為荆河之荆誤矣岐即治梁及岐之岐也旅祭名言洪水既平可以旅祭矣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終南惇物鳥鼠者皆雍州之大山也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為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為最多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於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惟其山多故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山古文以為終南華山古文以為惇物蓋此二山皆在扶風武功縣之東也酈道元以華山為惇物然禹貢自有太華酈氏之説非

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不言其所治者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此說是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爾雅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則是凡廣平下濕之地皆有此原隰之名也然此曰原隰厎績至于豬野當是有所指而言之非泛指廣平下濕之地也鄭氏曰詩曰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蓋在豳地義或

然也豬野地理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水經曰沙水上承姑臧武威澤原隰厎績至于豬野言自原隰致功至于豬野之澤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也舜竄三苗之地三苗始竄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洪水既平之後三危之地既可居則三苗之族於是始得其敘舜之竄三苗也蓋擇其惡之尤者投諸遠

裔更立其近親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既平之後所竄之君既已丕敘而居三苗之國者尚且頑不率教至于七十餘年而後服蓋有苗之君左洞庭右彭蠡負恃其險故每每桀驁而不服於教命彼已竄之君既無險可恃矣此其所以至于丕敘而其恃險者則其不率教如是之久苟非舜之至仁盛德能涵養之於七十載之久則三苗之滅亡也蓋旋踵矣左氏傳曰太岳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

一姓葢恃其險以為國者未有不亡者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州之土以色言之則黄以性言之則壤厥田惟上上田在九州中最為上等也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為可貴土色本黄此州之土黄壤故其田為上上而非餘國之所及蘇東坡嘗與朱勃遜之會議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菊品尤多遜之言曰菊以黄色為正餘皆鄙東坡曰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

為人子於遜之亦云蓋天下之物惟得其本性則為可貴學者觀此可以有志於本矣然此州厥賦中下者賦第六也田上上而賦中下人功少也唐孔氏曰此州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此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

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此為差在後隨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此說是也然其謂此差與夫立其等則似制賦之時有此九等之差其說亦未為盡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崐崘墟之球琳琅玕焉蓋雍州之物產其可以充貢者惟有此而已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

汭積石山在漢金城郡西南河從西來至于積石則北流千里而南乃底于龍門西河蓋此州將欲至于帝都自積石至于西河皆浮舟以達也九州之末載通於帝都之道皆以達于河為至蓋帝都介于三河之間達于河則至于帝都矣雍州既曰浮于積石至龍門西河矣而又曰會于渭汭學者疑焉唐孔氏以謂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

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此說為迂諸儒之說皆不通以其之所見此州之達於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厎于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是至于龍門西河矣乃始會于渭汭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亦猶梁州之織皮也崐崘析支渠搜顔師古以為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為二并崐崘析支為四國此

二說不同當從顏氏之說漢朔方有渠搜縣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以渠搜對交趾則渠搜為一國也明矣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者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則渠搜蓋近於朔方之地此三國者皆西戎之種故作書者既言崐崘析支渠搜於上遂以西戎即敘總括於下蓋此西戎之三國既以就功遂獻其織皮也而王子雍乃以西戎為西域與崐崘析支渠搜並列為四此說

不然西邊之夷總名曰戎王制曰西方曰戎職方氏曰四夷八蠻七閩九貊五戎六狄以是知曰西戎者蓋西夷種族之總稱也漢之西域亦是總三十六國而言之不可與崐崘析支渠搜並列為四也言西戎即叙者以見禹之功非特於中國而其至仁厚澤亦且及於貊也蓋禹之治水惟務順其勢而利導之如弱水黑水既決之於塞外不使為中國患也然必順其勢而導之以歸於流沙南海此三國者水所經之

國當夫弱水黒水既有所歸則此數國亦免於昬墊之患此葢以四海為壑等視華夷之民不以中國之患遺之於夷狄記其功至於西戎即敘然後得見其為仁徳之大也漢光武在邯鄲時赤眉未平趙繆王子林説光武曰赤眉在河東若決河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光武不荅葢聖人之愛人無有彼疆此界之殊禹視西戎之民無以異於梁州之民光武視赤眉之衆無以異於漢之衆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梁州言織皮在於厥貢之下此州言織皮在於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之下其文有先後之不同蘇氏以謂崐崘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其竊謂不然經之所敘有先後之不同者皆是據當時事實而言之也如九州備載山川澤浸

與夫治水曲折皆在賦貢篚之上獨冀州厥賦厥田之下有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句此亦是總當時事實而言之耳必如蘇氏之説則冀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亦當屬於覃懐厎績至于衡漳之下矣其嘗謂蘇氏解經多失之易易故多變易經文以就已意者若此類之謂也

尚書全解卷九